



可穆尔风雪

陈柏川讲 伍边石整理

中国青年出版社

阿 穆 尔 風 雪

陈柏川講·伍边石整理

刘勃舒·插图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年·北京

阿穆尔风雪

陈柏川講

伍边石整理

刘勃舒插图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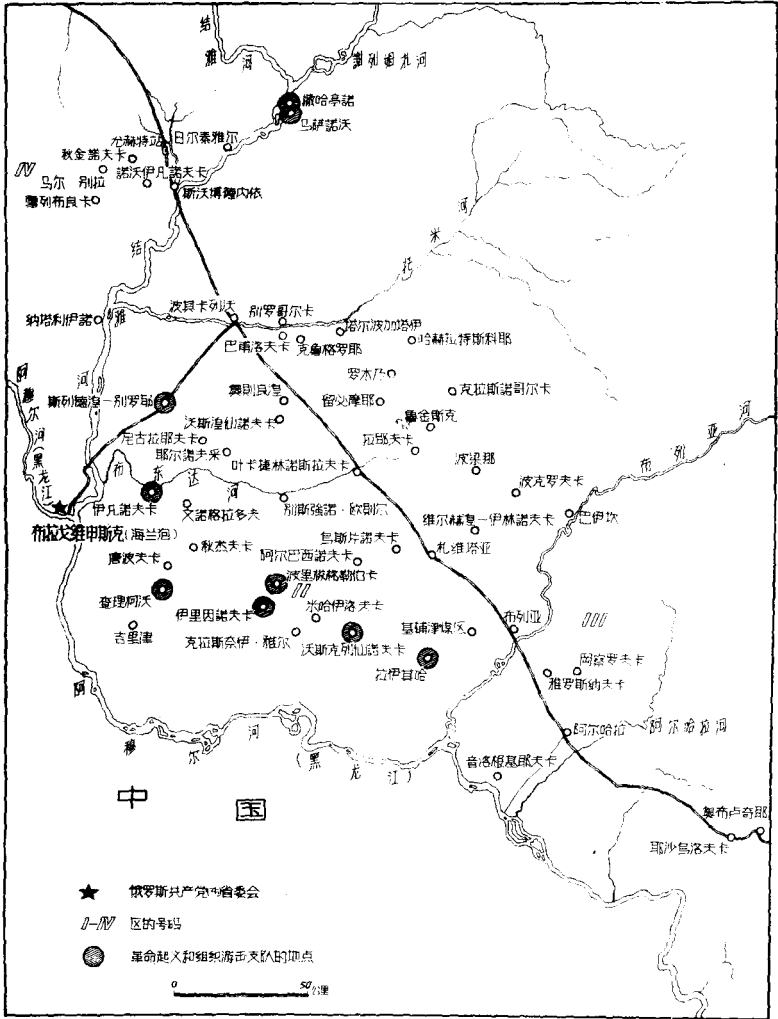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787×1092 1/32 2 7/8印张 4 插页

1960年2月北京第1版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定价(4)0.27元



1919年苏联阿穆尔省形势图

目 次

阿穆尔, 友誼的河流	3
十月风暴	4
大屠杀	8
穆辛	14
铁流千里	17
严寒的冬天	22
我們二十七个	25
恶耗	32
成立“老头队”	36
布列亚河两岸	39
失利	43
据点	48
烧桥	51
突围	54
安德柳什卡	56
粮食	60
收枪	64
司令部	70
大战謝苗諾夫卡	72

霏地奔袭.....	75
攻克尼古拉耶夫卡.....	78
海兰泡啊,我们回来了.....	81
永生的穆辛.....	84
向赤塔进军.....	86

阿穆尔河，友誼的河流

阿穆尔河^①，友誼的河流，把中国和苏联紧紧连在一起。河南边是中国的黑龙江省，北边是苏联的阿穆尔省。四十年来，两个国家的人民，在阿穆尔河两岸，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結成了生死的友誼：十月革命后，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中国工人曾經和苏联人民在一起并肩作战，击退了外国干涉者，保卫了苏維埃政权；中国人民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岁月，也得到了苏联人民无私的援助，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又把美帝国主义赶下海去！

阿穆尔河，友誼的河流。四十年前，我，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的儿子，曾在您的北岸，和苏联人民一起，向白匪軍进行过战斗。今天，我正和我国人民建設社会主义。当我又站在您的身边，眺望着友誼的船只南来北往的时候，眺望着友誼的列車东西奔馳的时候，禁不住引起内心的深深激动。我遙望河北岸的山山岳岳，遙望着那些新兴的城市和乡村，遙望着西伯利亚鐵路，不由得想起那些战火紛飞的日子；想起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穆辛同志，想起在游击战争中同生死、共患难的

① 阿穆尔河，中国称它黑龙江。

苏联战友，想起成千上万的支持革命的老人和孩子们……想起这些难忘的岁月，我的心就无法平静下来。

滚滚东流的阿穆尔河，载负着中苏两国人民的命运、友谊和幸福。当我的祖国迈着英雄步伐飞跃前进的日子，望着银色的阿穆尔——给了我真正生命的阿穆尔，引起了我深深的怀念。我怀着由衷感激的心情，回忆起伟大的十月。

十月风暴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我正在苏联阿穆尔省一个富农家扛长工。我是中国人，怎么会到这里干活呢？长话短说：那时候，中国农村破产，有很多农民都流落到国外做苦工。我的老家在山东，小时候，家里受地主剥削压榨，没法过活，跟大人跑到东北，给地主做“半拉子”。1910年，我已经二十六岁了，还是混不住嘴，就从瓊瑯渡过黑龙江，到了俄国，在海兰泡当码头工人。在那儿，累断了筋骨，还吃不上一顿饱饭，就又跟上同乡，到海兰泡东乡的秋杰夫卡，给富农米辛克家扛长工。

米辛克家种着四十多垧地，有三套马车，十几匹马，就雇着我一个长工。从欧战爆发后，米辛克有两个儿子被沙皇征去开往西方战线。这样，种地、喂马、刨粪，活计都压在我的肩上。那种苦日子，真是说不完。可是，为了吃饭，再苦点，也只好硬撑下去。本来是想扛几年活，攒几个钱，就回国去。可是，直扛了七年长工，和老米辛克算了算账，连回家的盘川也凑不起来。我常想：天下老鸹一样黑，不论中国外国，财主们

都是一号人，我原来是受不了东北地主那口臭气，才跑到俄国来，可是这里又怎样呢？富农家添车添马，置田置地，而我还是只好当牛马，这是什么道理？这种苦日子哪天才到头呢？

突然，平地一声雷，十月革命爆发了。这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那时，我住在乡下，外面的事知道得很少，听说海兰泡也发生了暴动，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摸底。只见穷人三三两两地往城里跑，也不知是去干什么。米辛克老头呢？也慌了神，吃了饭，就匆匆忙忙地跑出去打听消息。我一边干着活，一边也想着心思。

阿穆尔的冬天，气温经常在零下三四十度。早晨，太阳从东南角爬出，伏在地平线上，发着淡淡的光芒，不几个小时，就向西南角爬下去。我翻了一天马粪，累得腰痠臂痛，就在避风处歇歇，呵口气，继续刨粪。这时，老米辛克的三儿媳马霞从家里跑出来。她胆怯地瞧了瞧巷道，迟疑了一会，朝我望望，低声地说：

“阿历克赛，爸爸呢？”

我的中国名字，俄国人叫不惯，都喊我“阿历克赛”，日子久了，“阿历克赛”就成了我的俄国名字。我瞥了马霞一眼，说：“老头吗？谁知道他去干什么？他一声不响的朝北去了。”

听说老米辛克不在家，马霞的胆子大些了。她走近一步，悄声地问：

“你知道海兰泡出了什么事？”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马霞惶惑地说：

“阿历克赛，你说，伊柳什卡会死吗？他到前綫去，总没来

过信。听说旁人都逃回来了，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我刚才给他算了几卦，都不吉利。我的心真乱了。……”

馬霞正要說下去，忽然听见村外边有人喊叫起来，声音非常嘈杂。我们都跑过去瞧着。米辛克家的妇女也都从房里跑出来了。只见一伙人从西边通海兰泡的大路上跑来，走着，笑着，嚷着，非常热闹。老米辛克这时也从村北头走来了。他摸着山羊胡子，斜着眼，望着走来的人群，恶恨恨地说：

“瞧，到海兰泡发洋财的人回来了。沒了沙皇，真是沒了王法了。”

路上的人越走越近，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都是附近村庄的穷人。有的抱着鏡框、鬧鐘，有的挾着呢大衣，有的披着带花的毯子。他們眉飞色舞，叫嚷着，嬉鬧着，和村口的人打招呼，講述着海兰泡那些“大肚子”的丑相。村里的穷苦人，都带着惊异、欽羨的神色和他們拉談着，簇拥着他們朝村里涌去。

等那些人走远了，老米辛克就喝斥着妇女們都回家去。他走到門口，朝地上狠狠吐了一口痰，向我眦眦眼，嘲諷地说：

“阿历克賽，你不也到城里去搶点东西嗎？”

我心里一震，冷冷地说：“什么？搶东西？我是那号人嗎？……哼，搶人，冻死餓死是各人的命；我干啥要去搶人！”

老米辛克大約还滿意我的話，但也不十分放心，他仍然朝前走着，沒有抬头，噓声噓气地問：“你常去‘頂房’嗎？”

“頂房”就是指的在村边搭的那些低矮的木房子，里边住的都是中国的苦工。我不知道老米辛克問这是什么意思，就

率直地说：“整天这样忙，哪里有空啊！就是想去看看朋友，也抽不出时间啊！”

老米辛克停住脚，回头瞥了我一眼，说：“没去就好。现在俄国出了穷党，到处在活动，这可是个祸害啊！年轻人抬脚动手，要自己当心！”

“穷党！”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不懂得是什么意思，就问米辛克：“‘穷党’是什么啊！”

老米辛克见我不懂，没有回答我，继续说下去。“我米辛克，不亏人，对你也没外待，你将来要在俄国成家立业，不愁没有好日子……”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朝我望着，拉长声调说：“你觉得，柳芭待你怎么样？”

噢，老米辛克提这个是什么意思？我给你干活，拿工钱，和你的柳芭不相干，提她干什么？难道想把你的女儿引我上钩吗？哼，这是妄想！穷人和富人是不能打交道的。平常你待我怎么样？连你的锅台都不能沾一沾，现在却换了这副面孔，你想搞什么鬼啊？呸，去你的吧！这个念头在脑子里闪了一下，立即又被嘈杂的呼叫声冲散了。又是一批穷人带着东西，谈笑着从门口涌过。老米辛克的话头被打断了，两颊的肉抖动了一下，从门洞里跑回家去。

我冷丁地站在那儿，很多想法浮上心头，海兰泡，“穷党”，“顶房”，老米辛克，……这一天发生的事，搅乱了我的心。真的，到底“穷党”是什么呢？海兰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老米辛克为什么那样害怕呢？我得去打听打听。

大屠殺

跳過年，就是1918年春天。秋杰夫卡更加熱鬧了。窮苦的俄國農民常常開會，見了面，都點頭微笑，象有說不出的高興。老米辛克象老了很多，腰也彎了下來。整天唉聲嘆氣，干完活，就躲在家里不出門了。

一天，吃飯時，老米辛克跑過來，抓住我的手，對我說：

“阿歷克賽，以後吃飯時，就和我們一桌吃吧！你給我下方，就是我家一口人，我把你不當外人，你也別存二心啊！”

真的，這老家伙又來了。他是真心，還是假意，我得小心！反正吃人家飯，受人家管，你說怎麼咱就怎麼吧！不過我肚里有個老主意：我們都是異鄉人，處處都得看眼色行事。我不惹你，你也別惹我。我賣力氣吃飯，旁的閑事，我都不管。我的親人還是我們中國那些窮哥們。下了工，仍去“頂房”找同鄉們扯談。可是，那時大家覺悟都很低，都覺得世道變了，受苦人出頭了，至於將來要變成什麼樣子，誰也說不清。當時，我們不懂得什麼是共產主義，也不懂得什麼國際主義。

不久，又聽到很多傳說：有人說，日本人從海參崴登陸了；美國鬼子也幫白黨打紅黨來了。接着，又聽說，捷克軍團在西伯利亞鐵路沿綫叛亂。往西的鐵路也不通了。秋杰夫卡頓時又緊張起來。老米辛克又高興，又害怕。談起白黨要來了，他的眼里就閃出光彩；一提起日本人、美國人，他象又有幾分擔憂。村里的窮人更加忙碌起來，都跑來跑去探聽消息，誰也沒

心思干活了。老米辛克有好多天也沒到地里去，他領着家里人，在后院挖地窖，藏东西。

接着，就听说：赤塔、伯力被白匪占领，海兰泡也失守了。日本人进了海兰泡，穆辛带着队伍退到乡下去了。这消息真象个晴天霹靂，秋杰夫卡的农民都太大吃了一惊。象有一朵乌云，遮住了晴朗的天空。

一天晚上，我又到“顶房”去聊天；看到很多中国苦工围在那里，个人个人愁眉苦脸，低着头，不說話。我扯了扯身旁一个平素喜欢講話的小伙子，低声問：“出了什么事？”小伙子說：“你沒听说嗎？伊凡諾夫卡遭了劫，全村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光了！”

“啊，有这种事？那是为什么？”我吃惊地問。

小伙子朝灯前望望，对我說：“是老赵头說的。他刚从那里逃出来。”

我扭头一看，灯下坐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人。他头发散乱，衣服上还沾着泥土，蹙着眉坐在那里。听到我的問話后，他抬起头，閃着枯涩的眼睛，朝同乡們看看，低沉地說：“我原来是在伊凡諾夫卡扛长工的，那可是个大村庄，人情也厚道，中国人也不少。我原想，在这里扛几年长活，攒几个錢，回国去，可是……日本人……”說到这里，他的眼里射出了怒火，握着拳头講下去。从他的断断續續的話里，我才知道：日本人占了海兰泡以后，就在附近村庄大肆搶劫。一天，几个日本鬼子来到伊凡諾夫卡，搶了粮食、衣服以后，还硬要村里人派馬車給他們送去。这下可把伊凡諾夫卡人的眼都气紅了。不知誰在

后边喊了声：“打鬼子！”群众就一拥而上，把几个鬼子打死了。日軍得到消息后，就出动军队，包围了村庄，凡是沒有逃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被捆綁起来，关到屋子里去，鬼子就四处放起火来。浓烟騰空而起，村子里发出了一片哭声……講到这里，老赵头声音喑哑了，他哽噎地說：“小鬼子可真沒有人性啊！有个妇女抱着孩子，从烟火里冲出来。鬼子一刺刀戳死妇女，把孩子又投到火堆里去。孩子，不会跑的孩子有什么罪啊！……”

他的話刚說完，大家都紛紛議論起来：

“伊凡諾夫卡离这里不远，要是鬼子来到这里，那可怎么办？”

“咱們这些人，田沒一壠，椽沒一根，鬼子来了，能把咱們怎么样？”

“嗨，可不能这么說。老白党頂恨穷人。咱們虽然不是俄国人，可也帶着个‘穷’字，老白党来了，也不会放过啊！”

老赵头沉默了一会，慢騰騰地站起来，忧郁地說：“我是想回国了。扛了几年活，才攢了几个錢，这回也被鬼子烧光了。反正到处受穷，餓死在家里，也比把骨殖扔到外国强啊！”

一說要回国，人們的話更多了。我的心也翻騰起来：真的，回国吧！眼看这里也要出事了，一个外国人住在这里，日子真不好过啊！

正在傍徨无依时，新的情况发生了。这样，就把我帶上了新的道路。

穆 辛

秋末冬初时节，局势越来越严重了。这时，日本、美国、英国进攻远东地区的干涉军，已增加到十多万人。侵略军象一片乌云，遮蔽了西伯利亚的天空。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被白匪盘踞，游击队活跃在广大的乡村里。

一天傍晚，我赶着马车回村时，忽然看见大队人马从正北、西北方向，分几路朝秋杰夫卡开来。赶路的人，都站在路旁，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开来的队伍。马车被挤在路边，走不过去。直到队伍过完了，天也快黑了。我把马车赶回村里，只见大街小巷，挤得满满腾腾的，到处是人，到处是马匹、車輛和武器。米辛克家門口站了崗，家里也住了二十多个穿着各色衣服的战斗。这是什么队伍啊？我悄悄地問那个站崗的战斗，他朝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大約覺得放心了，才告訴我，他們就是“穆辛队”。

穆辛队撤出海兰泡后，和日本人打过很多硬仗，鬼子非常怕它，原来他們就是穆辛队啊！

我三口两口扒完了飯，回到房里去，不知該做些什么。坐了一会，又走了出来，院子里出現了稀有的沉寂，战士们都吃飯去了。米辛克家的妇女們都躲到屋子里去。只有老米辛克在自己的住屋前来回走着。我站了一会，又回到房里去，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說不出是什么攪亂了我的心。我合衣躺在床上，心想：先休息一会吧，停会夜靜了，到“顶房”找中国同乡

去。

忽然，門外发出脚步声，一个黑影闖了进来。我刚刚坐起，那人已到我的床边，他問我是这里的什么人？我說是米辛克家的长工。那人哈哈笑起来：“我認得你，我們白天見過了。現在，我們司令找你談話。”

我吃了一惊：“哪个司令？我不認識啊！”

战士笑起来。借着月光，我看出他就是刚才在門口站崗的那个青年。“不要害怕，就是穆辛·費多尔·尼卡納洛奇！”

“穆辛？”我更加惊奇了，“他找我干什么呀？”

战士仍是和善地說：“去吧，他是个好人，不会难为你。”

我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只好硬着头皮，跟战士向北房走去。院里空落落的，陣陣狂风从屋頂掠过。周围的屋子都沒点灯，只有北屋有灯光亮着。一个高大的、穿着深色軍大衣的人，正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他見我們走进去，就停下来，伸出大手，招呼我坐下。我胆怯地坐在牆角里，瞅着他的面孔，看他的样子，大約有四十来岁，毛茸茸的未經修剪的胡須，布滿臉頰，两只眼睛射出銳利的光芒。沒等我坐定，他就先自我介紹：

“我是穆辛。找你来，隨便談談。”

他很和善，說話时，四方脸上堆着笑容，眼角的皺紋，象开了花，显得比初見时要年輕些。帶我进来的那个战士，从暖壺里倒了一杯茶，遞給我，就走到門口去。这时，我的拘束的心情，慢慢消失了。

穆辛坐下来，問我：“你是中国人吧？多大年岁？什么时

候到俄国来？……”

我点了点头，說：“是的，我是中国人。老家是山东省莱州府昌邑县北坛村。到这里八年了。我今年三十四岁了。”

穆辛从桌上拿起一本地图，翻了几頁，找到中国，寻出山东省，又在上面量了量，朝我打趣地說：“嘿，从山东到阿穆尔，总有几千里路吧？你的腿可真长啊！……在这里日子过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該怎样回答，想起这多年的磨難，我难受地低下了头。

穆辛見我没有回答，停了会，他又問我：“你觉得俄国人怎么样？这家人家待你好嗎？”

我更加难以回答了。我該怎么說呢？說日子过得好吧，那是昧心話，我整天起早摸黑，吃苦受罪，这种日子实在难挨；要是說富农米辛克待我不好……啊，可不能說这話，我是中国人，人家都是俄国人，“人不亲，乡亲”，我可不要惹出祸事来。憋了好一会，我只好模棱两可地說：“日子嘛，还……还差不多！”

“差不多？”穆辛的眼睛霎了霎，微笑着說：“什么叫‘差不多’？”

我的脑子真有点发胀了，只好說：“还好，还好。”

“真好嗎？”想不到穆辛硬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你說說，好在什么地方？”

我发觉自己脸皮发烧，額头上快要冒出汗珠了。望望穆辛，他脸上照旧堆着笑容，两只眼睛瞧着我，象要一直看到我